

看世界

□ 李柯悛

捷克为何不爱用欧元

每一个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不过对于游客来说，货币会带来小小的不便，因为在这里，大多数商家更倾向于接受捷克克朗。为什么捷克不肯加入欧元区呢？究其原因，政府没有政策、民众没有意愿，央行也热衷于保持对利率的控制权，捷克政府决定“暂时不设置加入欧元区的时间点”。

尽管在货币上与欧元区分得很清楚，但在文化上，捷克依旧与欧洲一脉相承。

每个人的捷克之旅，都是从布拉格开始的。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与文化。位于市中心的、从中世纪存在至今的哥特式建筑基本上完好无损；始建于14世纪的查理大桥连接着伏尔塔瓦河两岸的历史街区，城堡的城墙和圣维特大教堂的尖塔矗立其间，钟声响起、夕阳落下，瞬间即永恒。

无论你在清晨的薄雾中独自游览，还是在午后的人潮中匆匆穿行，每一个来到布拉格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

不过，对于游客来说，货币会带来小小的不便。因为在这里，欧元确实不太好使。大多数商家更倾向于接受捷克克朗，只愿以一种更低廉的汇率接受欧元。所以到捷克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兑换捷克克朗。

欧元区，是指欧洲联盟成员国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并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

自2004年欧盟开始大规模东扩以来，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以及3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已经转向

使用欧元。保加利亚也积极采取行动。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一再推迟放弃本国货币。

其实，比起其他几个国家，捷克更有能力满足货币转换的条件。该国债务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是欧盟中比较低的，满足通胀和预算赤字要求的难度也相对较小。况且，捷克有三分之二的出口产品销往欧元区，货币结算需求大，还得防范汇率风险。尤其是最近几年，受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捷克克朗波动加剧，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导致当地借贷成本高于欧元区。

看起来，捷克加入欧元区理由充分，但为什么就是不肯呢？

首先是经济因素。捷克一开始没有加入欧元区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未能满足货币转换条件”，即“经济趋同标准”。欧盟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新加入的成员国不得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这就意味着不使用欧元的欧盟成员国必须将通胀率、长期利率和公共赤字等保持在欧盟最低水平以下。这对于当时的捷克来说，还是有些压力的。

其次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加入欧元区后，捷克政府势必会丧失

更多权力，包括铸币权。铸币权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99年欧元诞生，加入使用的国家需要将货币发行权上交给欧洲央行，政府从货币发行者变为了货币使用者。平时倒是还好，赶上财政吃紧，问题就来了。由于没有铸币权，政府没钱时只能采用借债或增税等方式，前者容易增加债务危机风险，后者很容易引发社会不满。相比而言，主权货币国家回旋的余地显然更大。

再次是民意因素。根据研究机构对尚未采用单一货币的欧盟成员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支持欧元的捷克人占比最小。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救助另一个欧元区成员国的潜在成本，以及商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昂贵。鉴于公众态度冷淡，这个话题几乎没有进入政治议程。

同时，加入欧元区还意味着不能行使独立的货币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捷克政府对汇率进行了干预，才使捷克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这也使得此后捷克不想加入欧元区的意愿愈发强烈。

政府没有政策、民众没有意愿，央行也热衷于保持对利率的控制权——基于先满足选民需求而非特定行业

的经济利益需求的考量，捷克政府决定“暂时不设置加入欧元区的时间点”。

尽管在货币上与欧元区分得很清楚，但在文化上，捷克依旧与欧洲一脉相承。

最初，凯尔特人把这片土地称作“波西米亚”。这里虽然没有出过太多改写世界历史的政治军事强人，却拥有文学巨匠卡夫卡，以及他对“人之初”的终极追问。就像卡夫卡所言，布拉格，这个曾经的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长着爪子，不肯放人走”。

浸润在水雾中的布拉格清晨，莫名诱人。落日时，金色的光在古老的建筑上流淌，整个城市都呈现出温暖的色调。站在伏尔塔瓦河畔，耳边仿佛响起米兰·昆德拉的声音：“她站在河岸边，久久地望着河水，因为望着流动的河水，可以让人心静，可以消除人的痛苦。河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不断地流淌，人间的故事就在河边发生。它们发生，第二天就被遗忘，而河水依旧在不停地流淌。”

印象

维也纳森林的浪漫行走

□ 翁东辉

维也纳郊区有一片美丽的森林，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东端，郁郁葱葱，一年四季景致不同，在冬天大雪覆盖下，宛若洁白的童话世界。我最喜爱它的秋天，蓝天白云下，是五彩斑斓的连绵山丘，当向山坡成片的葡萄园染上金黄色，我就知道，喝新酒的季节又到了。

和多瑙河一样，维也纳森林也是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著名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献给家乡的赞歌。作为地道的维也纳人，想必小约翰经常徜徉在林中小径，听小鸟婉转鸣唱。我们可以从那长长的序曲圆舞曲中领略维也纳森林的优美景色，舒缓又浪漫，大提琴浑厚的旋律充满宁静的乡野气息；钟声响起，加上齐特琴轻柔的伴奏，好一派田园牧歌。

其实，比施特劳斯更早来到维也纳森林，并为之倾倒的音乐家大有人在。最著名的莫过于贝多芬了。1808年，贝多芬饱受耳聋病痛折磨，在这里罕见地居住半年之久，创作了史诗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

我们可能更熟悉《命运》和《英雄》，这两部交响曲是贝多芬坚强个性的写照。有评论说，他的乐思有如疾风骤雨、惊涛骇浪，以一种英雄的力度自由驰骋，冲击、摧毁、席卷着一切腐朽没落、顽固保守的事物。是啊，听贝多芬的作品，常常让人心潮澎湃，深深为他那顽强的生命赞歌所感动。

可抒情浪漫的《田园》又是如何诞生的呢？永不屈服的灵魂、伟大的抗争仿佛暂时离他而去，唯有乡村、溪畔、密林，给了他真正的心灵慰藉——贝多芬似乎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贝多芬在1808年夏天的书信中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啊！因为草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

以共鸣。”据记载，贝多芬在维也纳森林山谷旁的小溪边漫步。途中，他踏上一片草地，背靠一棵树说：“我就是在这儿创作了《小溪边》，黄鹂、鹌鹑、夜莺和杜鹃，都在鸣叫着，我把它们写进乐曲里了。”

走在“贝多芬小径”上，仿佛穿越时空，“听”到不远处音乐家曾经住过的二层小楼里传出的钢琴弹奏。20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经常到森林边游玩，看看伟大的故居，感受这里不一样的乡村民俗。

维也纳的森林不止有音乐，更是喝新酒的好去处，传统风俗延续至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酒文化。

维也纳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都市葡萄酒产区”，拥有悠久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历史。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地人就已经学会将葡萄的种子保留下来；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凯尔特人便在这里从事葡萄种植；罗马人则带来了先进的葡萄栽培技术；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西多会的修士将勃艮第的葡萄酒技术和文化传入奥地利。从此，维城葡萄种植业越来越兴盛，城里城外遍布葡萄种植园，连大名鼎鼎的欧根亲王府（即美景宫）也有自己的大片葡萄园。

维也纳森林及多瑙河孕育了维也纳多样化的土质以及良好的气候环境，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宜生产浓郁的白葡萄酒和口感“柔顺”的红葡萄酒，并以混酿著称。目前，在维也纳城区内有大约700公顷的葡萄园，葡萄酒生产商多达630家，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到了16世纪，随着葡萄种植业日益繁荣，哈布斯堡皇室颁布了一道特殊法令，允许葡萄园庄主在特定时期为客人提供新酿葡萄酒的同时也可以出售佐酒食物。这也是著名的新酒馆（Heurigen）的缘起。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维也纳新酒馆文化发展迅速，渐渐为世人所熟知。维也纳森林的新酒文化之旅已经成为游客的必选项目之一，是不可或缺的快乐体验。

每到秋风乍起时，维也纳森林的葡萄园就进入了丰收季节。酒农们一边忙着采

摘葡萄加工酿酒，一边还要抓紧收拾庭院，因为一年一度的新酒馆就要开张了。

何谓新酒？在维也纳特指半发酵的葡萄酒，一开始就是酸酸甜甜的葡萄汁，清纯、发泡、略有甜味，有一种清新的辣劲，喝起来相当爽口；慢慢发酵后就变成了有一定酒度的新葡萄酒。千万别小看这一杯杯新酒，好比中国南方的家酿黄酒，以为度数不高，不知不觉就会喝多，当地人称之为“Sturm”，那可是暴风般的体验。

对于维也纳人来说，每年喝新酒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事。从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开始，维也纳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呼朋唤友去维也纳森林周边小镇喝新酒。很多人会穿着奥地利民族服装，拖家带口上山拍照聚会，当然还要带上必不可少的“道具”酒杯；也有人会装备齐全，经过一整天的徒步或骑行，去往山上的各个葡萄酒庄；更多的游客或是商务活动则聚集在林边小镇，这里的小酒馆家家户都会在门口插上一把赤松枝或是一个稻草圈，这是新酒馆的特有标志。一到傍晚，各色庭院里就会挤满慕名而来的访客，空气中弥漫着新酒的酒香！

我们常去的森林小镇叫格林津（Grinzing），据说这里曾经发现过1万年前的葡萄化石，还有记载称小镇从1685年开始经营咖啡馆和小酒馆。小镇位于维也纳19区，坐着有轨电车就能到达。这里与内城区不同，狭窄的山路边有很多别墅老房子。漫无目的地沿街溜达，隔三五岔就能看到一家小酒馆：清一色绿色门窗、黄色的墙壁，还有鲜花葡萄藤装饰，屋内则是低垂的吊灯，古朴、典雅的实木桌椅，吧台布满瓶瓶罐罐，典型的奥地利乡村风格。

在新酒馆喝酒也是有规矩的。喝Sturm时一般要用左手举杯，祝酒时不说Prost（干杯），而要说Mahlzeit（用餐愉快）。喝过几杯Sturm后，就可以点葡萄酒了，如果没赶上今年的新酒，就要点最近一两年的。

目前，奥地利葡萄酒在世界上仍比较

小众，但几个主要产区的酒很有特色，不可错过。

比如，最出名的瓦豪河谷是奥地利最古老的产区之一，很多中世纪的葡萄园至今仍任耕作，放眼望去，山坡上布满石头修筑的梯田。白垩土赋予了葡萄极佳的风味，这里种植的绿魁Grüner Veltliner被誉为奥地利国宝。一些世界级葡萄酒专家都认为这款白葡萄酒结构丰满、酒体醇厚、酸度爽利、香味馥郁，且陈年潜力优异。

再比如，布尔根兰州的许多葡萄园在古代曾经是湖泊，以沙质土壤为主，含盐量也较高。这也导致这里出产的红葡萄酒更容易受到“贵腐霉菌”的感染，因而口味浓郁且复杂。以其为原料生产的黑皮诺葡萄酒素以“高雅又细致”著称。

此外，奥地利种植最广泛的红葡萄品种当属茨威格，葡萄酒颜色深浓，单宁柔和，带有树莓的香气。蓝佛朗则是奥地利最受重视的红葡萄品种之一，蓝佛朗克葡萄酒酒体大多入口偏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变幻出天鹅绒般柔顺的口感。

如果要入乡随俗，那就要和维也纳人一样，品尝维也纳的新酒。点上一杯新酿的绿魁，或是雷司令干白，或多或少都伴着未成熟的绿胡椒白胡椒辛辣气息，酒体饱满，非常刺激。好的维也纳绿魁通常还带有迷人的桃子味，有别于其他产区。

小镇上各家新酒馆的食物各不相同，但鉴于德奥饮食的单调，通常只有各式奶酪、沙拉、香肠火腿这几样，再丰富点就是烤鸡、传统炸猪排炸土豆。当然，此时正值栗子和鹅这样属于秋季的美味佳肴上市，吃货们断然不能错过。煎烤的味道确实与新酒很搭。

身处音乐之都，再好喝的酒也离不开音乐的陪衬。当你已进入微醺状态的时候，酒馆一角传来悠扬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快乐的音符跳跃在耳边。有的客人早已按捺不住，翩翩起舞。

走在宁静的小镇街道，山风习习，维也纳森林的夜晚竟是这般迷人。